

皇明海防纂要

第六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時雲集卽集兵祈募之兵素非練習一旦驅之臨陣
與慣戰強倭相角其不格明矣此兵力之不優也
又云親歷沿邊一帶緊要海口倭船可以入犯去處
相度地里若干每三里築墩一座上設房屋數間可
容二十人者卽撥該州縣弓兵民壯各十名輪班瞭
守又每一里設轟雷砲二座每砲一座撥防口民兵
一隊守之內選伶俐有胆勇者六人加倍給與行糧
以二人遠哨二人司火二人核線其搬取磚石壘砌
餘兵併力爲之倘能用心安放火砲如法得取首級
百顆便將五十顆給賞放砲六人均分餘五十顆衆

兵分用仍相度地勢高下高則砲宜平低則砲宜高
務對賊船擊打不使落空默放兩信尤宜察其遠近
審時度勢遲疾不令虛發可也

遼為前門左掖使修守戡敵則聲勢自聯倭犯遼則
保前可以扼其前倭犯前則遼兵可以躡其尾此遼
東議將增兵所不容少緩也前遼一帶人習虜而不
習倭知倭遠而不知倭海一朝敵患在在空虛而防
守艱難更甚於禦虜何者虜志在全帛而倭且奪報
解據土地也虜技止騎射而倭且舞利刃施馬銃也
虜聚眾而謀捉馬而起謀者即走報而倭且潛伏海

爲出入無時偵探若於舟楫也長城雖至墩堡星羅
依山設險以爲備而沿海茫茫無際防守拙於屯戍
也夫以禦倭難于禦虜如此而各地方尚可泄泄然
不嚴爲令布佈卒然倭至將何禦之

爲夷方告急防禦當周故陳一二司聲事宜以備採
擇并所加意民瘼以圖奠安事據天津道兵備刻便
梁雲龍呈稱爲倭倭之入中國也野戰最猛而水戰
非其所長中國之破倭如也水戰爲利而野戰更難
詳慎此二者不可不熟講也夫水戰所急在巨艦遊
不巨則衝敵爲艱然艦過巨則轉移不便故吁謂巨

艦者福船為主而倉船次之沙船又次之近蒙兵部
調來浙直等船率皆沙船唬船而福船倉船則無焉
今奉工部差委員外張新司來督造議定大率要造
福船二十隻倉船八十隻或百隻以為鎮重彈壓之
用沙船南來浙船有二十隻南直有二十隻其數頗
多應再量造五六十隻以為轉戰擊殺之用乃其所
藉以偵探者惟在哨船而天津原闕近查濱海遠船
漁船得百餘隻遠船原走黑洋販鹽則月輪六隻遠
探黑洋五日一報漁船捕魚則日輪二隻哨出外洋
一日一報此不過權宜偵探耳今調來唬船浙江六

穴之所而我為於此合師兵馬或為設伏或為掩襲
扼其吭而撫其背批其穴而擣其虛如浙之集山如
遼之望海窰乃為得志耳至其灣泊不於島嶼則於
沙洲於港寨皆藏風避潮之澳倘依礁石則礮兵船
上器具雖不外於野戰然而兩船交鋒風潮迅迫後
之長技不在倭刀而在鳥銃而吾所以禦之者是必
船身之外以竹木為架以布幃為障俟有藏身之處
而乃乘機覓便或用火藥或用弓矢或用三眼鎗快
鎗或用佛郎機而又於桅竿斗上用標鎗飛鏢刺之
乃君虎賁滅虜大將軍等炮非逼急則不敢輕用何

也以其氣力重大雖能碎彼船恐於我船亦不免有
傷凡此長技皆海上之所必用者今一面置船又一
面置器務要足用所請水戰之當倍者如此大陸戰
所急在臨沂而沿海之所雖無處不臨濤然非兗沂
卽能登足必內有港口河口為漁鹽船所棲泊之處
乃為倭船登入之所天津一帶如大沽海口最為要
衝又驪駒河唐巨河唐透鏡鄭家溝等十數處皆已
布有兵馬安置火將軍虎蹲炮虜等砲而倭奴攻足
所以扼其衝突制其跳躍者則鉄疾藤木檣等項器
具尤當預備今已紘河間府分派所屬州縣遵照制

造鐵民聚爰角大木排格盧葺硫黃等項武解赴天津或解赴滬鹽等處收貯俟臨期掘坑如法布置設伏截殺要於不佞越口登岬而後為功也倭一登岬狼奔豕突逼城攻城過村及村君不得城而據則必尋取巨鎮大村據之以為巢穴四出焚掠故凡人烟輻輳去處可城則城如不能城則多樹木柵多挑溝壑曲折周遭沮格衝突皆其術之不容已也今行該府督行州縣各將所轄市鎮村落如法建置以為臨時收保之資戰鬪之地仍行各設將士及有司民兵各照地方協力守禦倘或不能禦之於海不能禦之

於岸則當各斂兵馬各依鎮壩據險扼隘堵截衝打
或零剿或夜攻倭必不致延逞也江南濱海多建重
樓敵台字獨以倍島奴抑亦以倍山寇海寇令議燃
眉只以修築樓台工費修理城池務令高固多備軍
火器械而村落居民則預令其多運糧米薪水貯置
城中有警則急入收保堅壁清野保境衛民權宜或
是如此所謂陸戰之當備者如此等因呈詳到臣該
臣巡歷海口閱視戰船澳與工部督造貨外郎張新
等面相商權再三籌畫其大小船隻數目水陸戰守
機宜與該道所議詢謀僉同照得海之所恃以衝敵

者在三艦所恃以傾探者在哨艇如沙船哨船八槳
十槳等船輕利便捷可以哨探亦可以轉戰今調朱
浙直沙船計四十隻哨船計一百隻而工部委官開
廠再造八槳十槳等船五六十隻則亦足用惟所謂
巨艦者言號福船次則倉船南來皆無似應多造然
福船重大非近百人不能撐駕一遇風急遽難轉移
只應造十五隻倉船造八十隻可也兩船交戰其避
敵必責藏身而布障竹架檣櫓森列則可以障也其
破敵必資利器而勁弓銳矢火藥火箭三眼鎗快鎗
高鎗長鎗飛鎗標鎗鈎刀佛郎機等物則可以攻也

其大將軍神砲虎踞砲滅虜砲百子鎗等器則臨急
所用也似 兵法要在預備備禦既周遇警接戰或
依港澳或傍沙洲或据島嶼或乘風潮或截其經行
或斷其取水或塞其巢穴務使我居其利而彼居其
害我當其順而彼當其逆我處其勝而彼處其負在
善將者指麾而運用之耳敵之於海斯為上策不得
已而野戰則口岸又其要矣蓋沿海地面雖無處不
當防然遂有礁石有泥洋有窪陷其河灣泊燈入之
口亦鮮如天津一帶極衝大海口次衝其口并驢駒
雙溝巨河鄒家溝等十餘處則沿海可知也要害

之口吾今布有兵馬設有敵台安有大將軍城虜等
砲伏有鐵義懸釘排等物而又港口橫鉄鎖水氣置
木橋彼方鼓柁而來我則挽險以待彼方逆浪而來
我則靜飽以待彼方騰地而來我則相機以待彼方
跳躍而來我則坑陷以待自可殲其衆覆其舟鐵其
渠澗藉令登岸彼即善擒然而濱海人家稀少行四
五山里高無所掠高難得食此時猶圍圍之魚綏綏
之狼我則堅壁清野以困之嚴陣整旅以逼之奮勇
直前以挫之飛騎勁弩以躡之寧有不得志哉其巨
鎮大村人烟輻輳去處一時雖難獲重格敵台然而

船每隻用四十人八十隻計用三千二百人又沙唬
八隻等船每隻用二十人或十五六人大小船共
兵五千四百有奇一時沿海漁鹽之夫豈能充羨如
數而浙江沙唬船一千五百有奇南直沙唬船九百
有奇沙兵七千福兵三千是水兵已一萬七千有奇
加以陸兵截費不貲此餉曷從而繼乎然則度海以
造船度船以募兵度兵以給餉皆不可不預為計也
陸我雖亦多術其可為一勞永逸計者無如挑濬溝
壚相度天津濱海去處自大沽口至鄭家溝止一百
八十里而防海軍士不下三萬餘人若當春汛之時

歸一面先遣李如柏等選帶精兵一萬五千掩襲又
據參謀鄭文彬等稟稱關白初意建都朝鮮旣既還
爾以三十萬犯浙直三十萬犯閩廣以窺中原今見
平壤兵敗始有悞心等情各到部查先據提督并
各官稟稱倭奴悔罪願留王子陪臣乞哀遣使歸國
通貢已行提督等如果留王子陪臣質將方遣二使
送還去後續報沈維敏不聽約束擅入倭營周弘謨
單騎與倭講話胡澤等恐留周弘謨遂令二使送倭
看得降倭供報關白所謀非獨止取朝鮮定欲建都
王京窺犯內地行長等因平壤之敗乞哀歸國非出

兵飛船邀擊海口我兵過江追襲合兵進剿又一策也當此之時務必行此二策方為完美不然既不留還王子侯將又不遣還二使倘後果有謀犯等情我等何以自解提督該司本官務要遵照令牌巧闕二策一意進兵剿滅勿得拘泥未定之說聽信諸將編執退縮之語中間不肯用心勇往振刷者即等赴本部發到旗牌司以軍法從事本部受有王命調將不行雖不人幼人將故自幼各將懷之後悔何及甚向未入朝鮮時其山川形勝尚未真知故未敢後陳云身歷其境兼詳考圖帖細詢譯者始知本國懾

西君尚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之臨津安州之
清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俱
係大川俱通西北海面陸行則有遼左一路以抵山
海而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君得順風
三五日卽達無甚難者故此奴一得朝鮮據為巢穴
分枝入犯特易易爾吾禦於陸而水路難支吾禦於
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京輔振懾其患有不可勝
言者故關白之圖朝鮮寔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救
朝鮮寔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鄉隣者比也各降倭
報初意欲建都朝鮮時晚遼霸以三十萬犯浙直

三十萬犯閩廣以窺中原似非虛語也幸仗社稷
靈廟堂石畫連戰三捷今且賺出王京事亦覺有頭
緒但倭奴擁衆尚駐尚州善山等處未卽東往見今
殺死朝鮮軍民數千懸首旗竿者千餘且列寨無筭
聯絡數十里不絕虎牢木柵石城土堡極其堅固一
路險阨處處埋伏哨丁亦好漢裝為所獲某雖屢傲
捉督進兵而將兵懷情必不肯前軍中洶洶俱謂我
輩百死一生以三四萬兵馬却數十萬強倭不數月
而朝鮮土地幾已盡蕩晝夜身處冰雪陰氣毫無入
口功勞非細更言官反謂報捷悉虛級賞又云先給

二十兩此寧夏反為不如經略題叙又不肯覆今乃
天氣炎蒸疾病交作又款遠迨且倭勢甚衆營壘堅
完烏銳利害道路崎嶇若有疏虞將何以處職與提
督雖百敍催備多方策勵然恐兵心有變不敢過責
兵士多有疾故者後日人不察此倘歸之碧蹄之戰
又可深慮任事者畏首畏尾如此何以集事如京而
倭真恐懼漸次還歸當為朝鮮悉心善後務要盡全
緩令再來必不使如去年竟達平壤君履無人之境
也其要害分布亦當畫圖貼說與四鎮國說並進退
保朝鮮若保中國必不敢草率從事款關白果惡行

長軍擅出王京益兵添餉諸倭不敢遠歸我兵難於
卽返必須尊台主張卽發陳璘沈茂兵馬前來協助
再假勅文慰勞將士給賞須給全數庶皇恩播而
軍心勵兵勢張而倭胆落完績或可收也事關重大
不敢不罄其愚此乃萬分真的非敢誑者乞賜察訪
其情自見惟台慈鑒原社稷幸甚

為倭眾遁歸屬國已復計處善後事宜疏惟是朝鮮
旣渡倭奴已遁本宜將大兵盡數撤回各鎮責令國
王自行居守斯為兩便但該國殘破已極將士斃於
鋒鏑幼稚委於饑餓壯丁陷于擄掠勢甚不支而朝

鮮存亡又係中國治亂臣前已詳言之矣蓋全羅慶尚兩道在本國極南慶尚稍偏東全羅稍偏西角故朝鮮謂日二南而實倭犯必由之路舍此則無路來此係全國緊要門戶而王京平壤則堂奧也兩道守則朝鮮安朝鮮安則東保薊遼舉安釜山遙接對馬倭衆雖遁我之兵力固不能跨海遠征彼之狡譎寔可以乘舟復犯亡羊補牢計不為晚而久病蓄艾事不宜遲又不得不為之調停區處者臣是以與提督李如松贊畫宣外劉黃崇等多方商榷查得前准兵民踏勘地形協力修舉應新墾者新墾應挑濠者

批濠應築閘者築閘應建台者建台海口應設烽堠
者此照內地舉建烽堠海船應派輪出洋哨探者不
時哨探修濠釜山等處孺設左右水營兵營今本國
軍兵把守居島嶼三道又居腹裏當作重關非特朝
鮮有備可恃無恐即使倭奴聞此亦必息心不敢輕
動矣然留守官兵係皆徵調不相統攝今雖經臣劉
委劉綬調度然權既不陰事難畫一有如倭復再來
則一時戡守進止之機必至甲可乙否此是彼非觀
望如嫌阻撓牽制大都介冑之士終屬推魯師貞之
義心藉丈人而朝鮮為遼東外藩利害更相關繫則

該鎮似宜為之經理者至于留兵糧銀一節先該臣
因國王請留砲手卽行據如松詳議得吳惟忠南兵
原額每名月支正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
五錢在于永平府支給川兵亦照南兵事例舉行每
月仍當各外加衣鞋銀三錢犒賞銀三錢其餘或應
留軍丁各照征倭事例關給至於將官千把總等官
廉給亦照原議量加優厚等因在案今該臣詳議兵
名雖有南北之分留守初無輕重之別矧離家萬里
異國從征君非厚利又何以結其心而使之効力也
禮部咨題處 欽依議留劉組等兵萬餘防守而全

奪利之法與南兵同倭來則助我兵以與敵不來則
合我兵以與守由此漸漸增加漸漸熟練又查得全
羅等處產有鐵料柴炭行委宋大試督率匠役會同
彼處陪臣置造飛虎等砲及禦倭已試得力軍器復
令趁此新穀既登之時上緊搬運糧餉以便留兵支
給臣又以倭氛雖強若泛海而來利在速戰麗兵雖
弱君深溝高壘扼截險隘以待之則彼進不能攻旁
無可掠其計自誑今全慶之間俱一圍石合水連江
環在在堪以設險卽行令劉綎會同各將領與該國
臣應一視同仁不論南北每軍一名月給月糧銀一

我况存屬國卽以護天朝守外藩亦以安內地非
君云人之田與教鄉隣有門者比也則今日善後諸
策誠不可愛而亦不容濼草了事者再照幹國枝強
表正影直自昔紀之今留兵客也朝鮮主也留兵不
過為其一時而該國自當計其久遠臣始聞倭奴直
破朝鮮竊惟該國兵力在昔隋唐之世猶與中國抗
衡何者強今弱一至于此及入其疆乃知患不在人
禁由己作在國主與陪臣比涵涵耽詩沉精聲伎付
理亂予不知置戎事而不問今當汎離輿沛之時全
無卧薪嘗胆之志雖臣屢經移咨欲其修廢舉墜革

令其世子出居金處之間會同留守將領凡一應選
兵設險置器運糧俱欲其親督則非惟陪臣畏懼不
敢有道且使其熟練戎務歷涉艱辛他日承繼之時
必能通達國體順適民情是亦為朝鮮久遠善美之
一助也

閩白突起海上彼為政種遺平行等等率眾直破朝
鮮豈直利朝鮮計哉彼之居蒼山度高之倭與朝鮮
人婚媾貿易幾及百年蓋已習知朝鮮形勝接江中
國若高州之洛東江王京之漢陽江開城之臨津江
安州之清川江定州之大定江平壤之大同江義州

昌以封賞惡佞者終則反以自愚今且以絕好願養
讓往代矣極此一事也在緣略征旆已還凱歌無聞
偽議處之不奮何以服人心而勵其後在總督統氣
王成軍令方新倚中飾之未嚴何以一衆志而作其
始所以振前等之傲者在今日所以新後事之懼者
亦在今日是誠不可不亟議也夫自應昌出師之始
以至今文代之日歷一載鍊其時不為不久矣調發
軍士其戰不為無兵其輸多方未聞匱乏只為無
食矣初則罷一御史而不阻其往繼則聽其敗却而
不絕以法終則川兵欲傷數多不即奏聞而不責

其隱其微之者不為不事無顧在 朝廷矣中制掣
肘之慮在應昌有畏快激罔之章在朝廷五 錄書
盈篋而不問在應昌徒受言杖詔以塞責反 皇上
之任應昌者何其厚且深而應昌之自待者何其疎
且淺也君不及時屏斥彼將計日還 朝懼然無忌
以受責矣况倭奴未滅終事難卜漢姑息因循不亟
處今却何以為任事不效者之戒哉宜勒令回籍
仍將僞過共為數目行令各鎮查勘的實如任事者
決有日仍行論罪則此經略大臣當議處分者也至
于總督顧養謙才望素著受代伊始以總督而兼經

此故令小西飛至京聽留詳審以待替換奏報俟退
之日再遣科道各官一員前去勘定君俟盡退而一
無所別求則用臣等封議斷然與之以示信不退而
別有所求則用諸臣罷議斷然罷之以示威備一面
待封一面入犯卽斬小西飛之頭傳示以見必戮如
是許之有據絕之有名操縱在我不為所制而表文
之真僞使人之口情卽此可斷亦何損于天朝之
舉動哉君不決於倭之退與不退必欲與令拒絕以
快時論而夫事機非臣之所敢知也何也信倭太深
固足以養寇而貽憂待倭太急尤足以速寇而致亂

之者甚衆陰謀代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辛悅
逼令州官殺其弟又不得已為降順其心未嘗一日
忘秀吉也奪豐後之妻妾民間女子充塞卧内淫慾
百端諸州實于禁若困圍父子兄弟不能相見有不
勝其仇讐忿恨之情曰本原無征利之擾而今令各
州遠道輸穀原無與大兵舉大衆之舉今則征發騷
然舉國鼎沸倭之人民何堪每日嗜殺而食其味多
待不軌而慮其毒矣出則蒙面卧則衫浣彼亦何如
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計日而
待也君夫封貢之說台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

無容沒置其峻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
分猶存一旦以 天朝封號加之僧逆之賊且將登
山城居于何地崇奸怙亂率起滅倫非所以令忠貞
而子甲斐也此梅谷之錄耶吉來故幸吾吾教以為
贊而彼倭刻求之因而還其孫耶吉此之議通而市
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之跡此一略就身還
有可來而然而今非若此也平秀吉無故與師聲言
內犯臨吾屬國東征之師相持日久損失亦多習歸
我後却還益山尚未離朝鮮境上而誤用細人之謀
聽其講封講貢言曰朝廷許我封貢則還不許則還

賢當圖計詘之時竊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倍兵鉤歲
不下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兩又積之五六
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後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
足焉俟奴虜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添餉銀
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
矣臣又聞元世祖嘗以舟師討倭致弱十萬未于五
龍山下談者恒以為口寔臣竊料元世內雖雄其寔
虜人不諳海上形便當下時帥必多遠官彼以不習
波濤不識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真顛倒沉溺雖百
萬可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

直廣東不止數千里矣况茫茫大海運道不通兵餉
何能接濟又不可隨地而因糧者士能無枵腹之嘆
乎此其難三項以通州兵餉道竭人且嗷嗷生怨誰
真况調四省兵遠征日本彼見以為必死之後誰肯
舍生以勇者往勢必騷動則生事端外患未除內變
先作此其難四閱廣兵數年不能知君浙直沿海兵
多不踰萬爾今每省調一萬五千則必空虛而出防
守者何資况倭奴人人能戰而以六萬師孺之衆容
不敵勝負易合此其難五夫此五難皆理勢之易見
者既冒海波之險且未必獲利况風濤不測而敢冒

